V
B932.6
F21

册 10
卷 10

仕國人文十卷

晉洪洞范弘嗣輯

張芮　太常寺卿

張芮安邑人成化戊戌進士沉重無華官翰林時值閹瑾用事威焰薰灼公卿而下咸望塵拜伏公遇瑾惟一長揖而已瑾啣之揑誣他事謫鎮江府同家居不能具衣食時取給于乃弟嗣後瑾誅復起請致仕不　允復以　請不　允卒于官　上賜祭葬後祀運學鄉賢祠盖守禮執義清端之品

576357
Jan. 12. 40.

氣節高邁一世也

余按貂璫之翫國社也久矣　皇朝三大釁如振之陷乘輿直之弄威福瑾寧輩桎梏鄉貳簪紱皆寃謀不軌以危鐘簴縉紳咸爲膝屈張公官翰林見瑾長揖不拜雖不免降調而士氣稍伸吾洪韓司徒伏闕一疏中外臣民踴躍稱慶瑾即一時未殛流毒五載而族滅寧不羞簡册而汚唇吻耶

韓重　工部尚書

韓重絳州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諫黜佛子兩尹南北京兆擢副都御史巡撫遼陽所至不苛不撓焯有政聲而在遼陽首劾權閹梁玘尤稱卓犖尋陞南京工部尚書乞休卒遣官諭祭公狀貌魁梧言論英發剛柔相濟敭歷中外皆有殊蹟可紀

余按公撫遼東綏安軍民保障地方修城堡墩臺招逃軍儲兵餉一切廢墜恢復邊務嚴飭鎮守得

人時太監梁玘貪橫異常勢甚狼虎公急欲祛除大害乃上疏曰鎮守之官地方安危所係生民休戚所關得其人一方受福非其人一方受殃今梁玘貪酷橫暴殘害極大其無益邊疆明矣猶腹心之病不除欲四體之康泰必不得也況羽翼饕餮恐釀巨蠹臣亦何畏稔惡之宿憾耶臣身何足惜臣官何足重所重者　祖宗之地方所惜者憲臣之體面使體面一失地方受害寧不負　皇上之付托而貽士夫之訾笑乎

王泰

山東左布政

王泰字道亨冀城人成化辛丑進士任刑部員外遊瑾擅權索賄公曰以賄獲官吾不爲也遂乞休瑾傳　旨謫判黃州耿介自持惠愛百姓如子瑾誅起官歷山東布政清慎公勤未嘗阿人謝政歸優游田里積書萬卷家無餘貲善詞賦詩歌綽雅有盛唐風嘗題江天暮雪曰同雲暗寒江片片飛輕雪漁郎罷釣歸一嘯氷壺徹又題洞庭秋月曰秋月揚清輝平湖渺無極月映湖水明與天同一

色見本朝名宦錄

余恒曰士有眞身丹精之逼虹蜺也浩氣之塞滄溟也芳名義烈之耀寰宇也用則金堂玉署舍則蒼崖絶壁若王公凝重剛方不求聞達公勤清愼不諂權閹林俊薦于楊一清云恭温粹類貫道孤特類公寔中和兼備篤行君子也瑾之逆韓尚書英風凜凜張學士義聲烈烈王方伯高節亭亭謂非天地間氣之所鍾以爲廟社重不可也嗚呼吾人重立身寧遇蹇而道尊勿跡華而名垢

陶琰　尚書謚恭介

陶琰絳州人銓之仲子成化辛丑進士授刑部主事累官都察院右都御史先因陝西勘事拂劉瑾意矯　旨冠帶閑住瑾誅復起總督漕運繼平江浙流賊陳寧紹海患東南賴之事竣七疏懇辭以南京兵部尚書太子少保致仕　欽賜馳驛琰直諒公清憂國愛民之心根諸天性故隨所履歷惠利之政足以固結人心進退從容爲士林頌美云卒謚恭介

余道絳訪學士大夫竊仰公高風矣才識宏朗性資謹厚殫心體國正己率物操持罔間于始終勳績茂昭于中外盍趨庭薰化不愧乃父方文衡先生觧藩叅歸搆一閒園自娛脫屣名利惟以忠孝訓子孫家範嚴肅耕讀不懈宜司馬公芳猷表寰區職方公精忠耀星日三世名臣祖孫奕舄非但陶族冠冕全晉寔鼎呂矣

李浩　禮部尚書謚莊簡

李浩字師孟曲沃人成化甲辰進士儀宇魁梧議論皆經濟語見者畏而敬之孝于親友于兄弟出入九卿歷事三朝處事謹密自奉儉約因天變上疏不報乃屢疏乞休璽書褒美進太子少保致仕歲給輿皂賜勅給驛以歸後逆瑾窃柄宸濠搆亂乘輿數出大臣恟恟危懼始服公之先見云卒謚莊簡子鏞進士仕至府丞

何出光曰喬金毓秀汾澮孕祥天植忠孝德比圭

璋嵬科蚤奮登庸廟廊股肱喉舌翊戴　先皇位
隆北斗敭歷賛襄乃遜碩膚譽重一方化洽閭里
表正鄉邦式穀昌後接武聯芳鴻勳懋德彌久彌
光
余眺景明何閆劉兩友問公當年宦蹟兩友更嘖
嘖公孝隆白華悌敦棠蕚有庚桑畏壘之化且豐
功峻業垂宇宙光琬琰而知止早退不危不殆石
珪何景明亟稱有漢疏傅風得大臣見幾恬休之
義焉一編啟後科第繩繩未艾云

喬宇　吏部尚書謚莊簡

喬宇字希大樂平人成化甲辰進士與王瓊王雲
鳳同榜號河東三鳳博學好文工篆籀負一藝者
悉得延見奬拔兵部南京時　武皇南征駐驆留
都大將江彬等怙寵跋扈權侔人主宇獨任留守
之重每事裁抑彬亦敬憚宇不敢肆一日晚彬遣
官索各城鎖鑰城中惶駭宇曰守備所以謹非常
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柰何竟寢
城中帖然彬每詐傳　上旨宇得旨必請面奏彬

計沮鎮安都城保護大駕竟得回鑾建無前功真
社稷臣也南都人至今思宇不忘歷官禮兵二部
尚書疏救御史林有季疏止迎佛疏乞建儲又疏
豫防宸濠之變　世宗入繼大統詔拜吏部尚書
杜苞苴公黜陟天下想望丰采德行純潔長于詩
文卒贈太傅謚莊簡有白巖集行世
自贊曰人以爲似我耶我不得而知也我以爲似
我耶人亦不得而知也然則人與我所謂似我者
其在貌耶其在心耶

白思誠曰喬公玅齡發跡蜚聲藝林久矣且當
孝廟之朝明良相際而歌詠太平故情境所觸渢
渢乎有風雅之音秦漢之氣其往來師則邃庵西
涯尊則松露質庵友則晉溪虎谷陽明空同及邊
華泉劉南垣顧東橋薛君采淵源深且長哉匪直
一代詞匠掌機務也炳幾先物有干城之畧握銓
衡也知人愛士有休休之量則優于德而裕于功
可謂一代偉人矣
王世貞曰憲孝朝海內乂安人主意不欲競于武

縉紳先生爭致力于學以報塞右文至意而獨長沙李太師石淙楊太師爲之寇太原喬莊簡公故嘗受經二先生門稱高弟子退而與北地李獻吉越人王伯安相琢磨爲古文辭甚著自喬公爲尚書吏部郎佐其長持平銓衡有大臣風業不以文士少秊目之矣顧喬公自喜爲詩文愈益甚其歷卿寺踐常伯出入兩都八座使事職業之暇多遊名山大川以廣其意所至輒遊遊輒有題咏又旁究書藝八法喜延說後進不爲貴倨海内操觚之士延頸而望下風借標相重者比比然稍疑喬公文士少寔用云而會寧事起公以大司馬贊留守之重從容調兵食約束吏士大小受署奪逆王膽于數百千里外事甫定　天子以其倖來公先機伐謀抗疏請鑰大奸惕息于肘腋之内而不敢動盖前是石淙公數立功西北稱名將相伯安公縛寧濠筴勛第一封侯伯而公復建社稷之業于留都而後文士之用可知也嘉靖初進公位少保爲大冢宰公椎轂耆舊一時彬彬朝宁間前後建白

軒舉國是而持禮不能勝新貴人即奉身退高卧于介山汾水之間天下偉其去而望其復起即向所稱長沙石淙伯安視公出處之際蔑如也公爲大司馬不佞大王父佐之公有鄉人林宗之鑒先君子甫髫公曰兒異日庶幾余哉謂大王父曰翁似不及也公貌頎然而長色毅然而方温然而親人若傷所著白巖稿數十卷庶有以窺公全矣

顧璘曰公與虎谷翺翔郎署爲士林領袖砥礪乎節義刮磨乎文章準雅則抉幽險學者師從焉

王雲鳳　副都御史

王雲鳳字應韶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父佐官戶部尚書有海深山厚快刀利劒之稱公幼有異質六歲時尚書公與客論易及馬爲行地之物公在傍問曰何爲行天之物得非龍乎一座皆驚授刑部主事員外耿介獨往抗疏論却土魯番貢獅子禁度僧傳奉諸事又乞斬權奄李廣爲其所傾下獄謫知陝州正身率物奸弊悚息督陝西學校教人立志以堅趨向之正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

以究事物之理慎行以致踐履之寔士人翕然感化轉副使遷山東按察使嚴明霜寒風采凜凜陸國子祭酒朝夕講解以矩矱繩束諸生巡撫宣府號令紀律虜畏不敢輕入公威望才畧有澄清當世之志慨時多弊政疏曰一省民財一復久任若光祿供應之濫寺觀齋醮之濫添差內官之濫權要囑托之濫有司科罰之濫王府增費之濫傳奉陞官之濫乞一切裁抑丁父憂遂不出平生言動有度處私室如在公門自少至老如一日暇日未嘗不對聖賢語與世寡合矯矯乎強毅君子也死生既福之際不苟趣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爲文雄渾善古歌行工篆隸大楷著虎谷集行世

呂太史枏論文清後一人確論也

喬宇曰應韶與余石門峽之別纔四閱星霜矣君在上黨我居建業君方以采山釣水爲飲食以著書立言爲耕桑何此志之屯塞遂中道之憫傷嗚呼君有高亢拔俗之操而不知者或以爲矯君有踔厲驚人之才而見嫉者謬以爲狂忠權權奸弗

避雷霆之怒教敷善類化均時雨之祥威振臺栢愛留郡棠至于吟體法少陵之詩格詞宗踵西漢之文章篆籀擬秦隸分邁唐其多才與藝之美又不足以盡君之所長方君之始謫跡雖躓而名念揚及君之再振身漸顯而道益昌乃甘棲遯乃厭紛龐義辯王霸道慕羲皇辭召命而不赴歌考槃以徜徉可謂勇貫千鈞之弩而堅逾百鍊之鋼矣然則君之用于天下國家雖未竟厥施其正氣耿耿固不在乎爵位之晦與彰耶

王瓊　吏部尚書謚恭襄

王瓊字德華太原人少舉奇童成化甲辰進士與虎谷白巖同稱三鳳爲户部郎歷藩二千石皆第最武廟召拜户部侍郎攻兵部尚書公爲人多計筭頴敏嘿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隧夷險褊裨才否一覽悉記無遺時政在宦官上多遊倖饑民乘間爲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燧蜀藍鄢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至二十餘萬攻城刼剽府庫公手錄指悉計合機宜虜寇山西一得利

踰歲復獵陽若東者公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虜入果大敗進少保陳金討兩廣蠻有功謂指出公進少傅懿州盜大起公才王守仁陞巡撫從軍法便宜行事果平賊進少師寧王反中外惴惴公曰吾久用守仁上游何耶度反已執之守仁果擒王公以江彬得幸陰與厚結故屢得成功公惡吏書陸完完去遂代　世廟改元內閣楊廷和論公劾已赦戍遼左虜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公尚書總督諸軍事公修一清之政而益振刷犄角逐虜去斬首二百餘上言鹽池北邊虜覘商人往來輒入剽掠請修塹護之自紅山堡至定邊四百餘里築險遏虜民不苦侵掠靈州等處建祠祀公並楊文襄公進太保改吏部藻鑑精明大著聲望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將其議哈密公尤得焉公剛直不阿權逆訐謨遠畧苟利國家知無不爲故能光輔盛業爲名臣云

李贄曰弇州謂晉溪貪財好睚眦中人夫滿朝皆

受宸濠賄獨晉溪公與梁公無有也楊廷和爲首
相受濠賄擅與護衛乃架甌于梁公而梁公不辯
卒被劾去又駕甌于晉溪公晉溪公又不辯卒被
誣下獄論死是孰爲貪財乎孰好睚眦人乎嗚呼
晉溪公不貪濠賄而用守仁居上游以擒濠明知
守仁不以一錢與人不與一面相識而悉心委任
彼不拒江彬欲行其志耳是能使守仁等諸大豪
傑士得爲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充嗣撫應天喬宇
輩居南京陳金等節制兩廣卒令宸濠旋起而旋

戮謂誰之功乎此可與智者道

劉應時詩曰月宮山下拜遺祠石碣叢中檢舊詩
遷客幾秊能自遣高風百世尚堪師勲名已遂生
前志德澤還貽去後思欲問丹心何處寄巉岩嶮
屼水流澌

霍渭厓曰先生一代奇傑也直氣射人小試三邊
聊爲之兆雖然全陝沃野周以王秦以伯漢唐四
三百基業也外嚴武備內勸農桑尋秦漢富饒故
跡而修焉漸復兩周之舊惟先生是賴關中故多

豪傑薦剡所及諒有不求識面與通姓名者報國以進贄爲第一重事尚留意

余按公奇童早著三鳳齊名忤權逆剛直有加賑饑民全活甚衆謀猷訏遠威重華夷藻鑑精明望高銓部且澹于名利苞苴謝絶嘗題晉谿別墅云家山誰用買山錢竹塢當溪亦勝緣菡萏池通蘋葉水雹楊門俯稻花田烟霞拍塞藏詩槖鷗鷺將迎載酒舠我已得歸寧更出北亭休勒草堂篇公之樹立豈直山斗吾晉已耶

馬騤　知府

馬騤夏縣人弘治丙辰進士授行人使蜀館稱多怪人莫敢居徑入夜坐觀書忽壁上如人持挺而擊者三觀書如故不爲動丁父忱州判憂廬中磬不叩自鳴燈下見馘影如斗亦處之如常崇弗能干陞給事中受知　孝廟正德初廷試掌卷違衆取涇野呂公柟狀元及第忤逆瑾調淮安推官多所平反禦流賊有功陶恭介公琰奏其績瑾忌之轉松江同知渡江會大風陡作舟師震懼無人色

公從容仰天祝曰吾平生或欺君虐民舟當沉否則風亦當息俄而風恬浪靜須臾數百里矣知鄖陽府鄖在萬山中曲徑險阻行者病之公令闢鑿遂成坦途民至今德焉著梅軒集

余蒐夏彝而知公世德遠也王父彬孝友勤儉出粟以濟凶荒父忱更勇于爲義三鐸名庠造就多方倅武定有舍政嘗題泰山試心石詩天君純粹本無侵衆欲交攻乃獸禽若肯常存天理在何勞石上試人心公薰蒸于庭訓者深矣

孟春子陽附吏部侍郎

孟春澤州人弘治丙辰進士天性剛方才猷超邁初授南刑曹清慎有聲守嚴州以廉官第一擢問寺巡撫宣府威惠并著軍民賴之北虜大舉內犯身督將士血戰大創而去卒以直道爲江彬所排掩其功且中以法遂落職嘉靖初薦起巡撫順天挫衆顏擒馬錫聲績赫奕時大旱奏辯御史許銘寃并乞斬貪弁暨宸濠逆黨以荅天譴及佐銓清譽著聞 世廟特賜行不自欺四字以旌之未幾

十大獄忽起復以直言忤時宰甘與顧壽馬錄同
時削籍去疾革囑殮以青袍角帶贈工部尚書移
咨禮部議謚　子陽正德甲戌進士生平砥礪名
節以孝友聞初授行人勞軍府與閹鎮爭執餽遺
一無所受或以久淹故諷托謁當路以徼行取洎
然不動曰行人自有當效之忠亦奚俟栢臺蘭省
也值　武廟傳旨南巡中外洶洶章滿公車不能
諫止首倡同官抗疏直指權奸誤　國之罪時江
彬等乘間激　聖怒詔杖于午門前竟斃

陳希良　推官

陳希良字楚英絳州人弘治戊午鄉舉授真定推
官讞獄詳慎撫按交薦賢能特列疏首會定州富
民楊錫訟爭財產巡撫臧公付公處分錫凫錦衣
寇栩太監張雄馳書私囑公絕錫以法擬平分其
產臧云二氏能作威福恐加害公曰法者天子治
世之權一遇勢力輒撓是不知有天子法矣希良
請奉法任害囑者果深憾嗾錫奏公公封二氏書
以　聞勅下部議雄乃陷公於獄中嘉靖改元絳

知州李文潔奏辯公寃雄栩誅戮錫以抵命
馬理曰於戲使公向阿勢負上而枉法雖老死等
死爾其能爲公論所重直聲達于朝廷血食享于
後世如斯今哉是知死生有命非人能違故君子
見危授命不偷生以苟免所以成乎仁也楚英庶
幾求仁者與
賈侃曰惟公學究今古而困迹于龍頭才兼文武
而官列于卑任守堅氷蘗而見誣于奸回名重朝
端而生殄于囹圄盖公所動履操守者天也而枉

陷排擯于小人者命也所死者公之身也光照汗
青而千古不磨者公之名也噫嘻鼠狐厭膏粱而
忠良殞于九泉侃生不能借上方之劒而死亦爲
公訴于上帝之前
曹于汴賛曰誰寫眞容烱烱雙瞳寒鐵生風望之
心折對之僂躬是忠烈孫公乎忠節許公乎抑忠
愍楊公乎或告我曰貌未必同貌不同而浩氣同
不畏彊禦同不怖死同其死同扶持國法如山同
憲百世而起萎薾同嗚呼三公其公公其三公

辛全曰昔人云寧玉碎不瓦全說者謂既碎矣玉何貴既全矣瓦何病楚英先生忤權執法誣劾罔罔似玉碎矣然法伸心全俎豆瞽宗名光竹帛似碎未嘗寔碎也倘狥勢撓法以求容迄今竟當何如予慕先生既爲之傳又題數言曰勢可輕法不可輕法不可輕是以生可輕輕一時之生是以有百世之生玉之瑩瑩金之錚錚廉頑立懦貞哉先生

劉龍　兵部尚書謚文安

劉龍號紫巖襄垣人弱冠登弘治己未進士及第入詞林直講經幄詞義剴切音吐鏘聳　帝心感悅稱講官第一爲文豐潤典則燁然國華及二秩宗議廟儀粲然明備考核南僚察輿情略細過恭筦樞鑰黜私邪遏豪猾新貴人執政欲公附已抗詞力謝甘就閑曹自束髮至白首未嘗一日廢書不觀閨壼如賓無嬖侍性術沉潛鎮定溫文應世酬物恂恂然不自炫以南京兵部尚書卒于家贈

太子太保謚文安著紫巖集

亢思謙曰繄公挺生孕靈河岳神觧性成日嚴追
琢賓興總丱嗣美魁名茂揚大對鼎甲臚聲抽書
石室簪筆承明舒華雅什金石鏗鍧逆暨簸張出
貳郎屬夙夜在公憂勤檢束飛龍御天簡在左右
講幄弘開三接晉晝秩宗典禮作朕夷夔太宰經
治南國表儀詔筦戎機赫赫留尹茂烈訏謨于今
爲準遺榮知止抗疏乞身冥鴻高舉晦跡恂恂

張潤　户部尚書謚恭肅

張潤字汝霖臨汾人幼頴異端嚴弘治壬戌進士
授宜陽令清修有惠政擢給諫抗言大計奉詔覈
甘肅邊儲稽察精明時盜起征調繁急公疏嚴紀
律酌轉輸廣招撫時賑恤四事陞府丞巡撫北京
黜貪殘拯彫弊督寧夏簡士馬之精謹烽堠之修
奏正豪藩裁抑宦鎮境内晏然召還理院事振揚
法紀轉兵户二部侍郎搜逋抉隱剗法奸蠹兵民
懽服晉工部尚書大工並興漏卮乾没百出公酌

緩急爲先後會考察內僚起公南吏部即甄別去
留望高銓部緣疾乞休公初使甘歸逆瑾索賄無
以應欲中危法公不爲動巡撫時逆寧使人曰欲
副乎欲僉乎意以賄爲差也公曰惟辟作福人臣
敢擇耶寧憾公正位司空勳戚請發太倉銀助工
寔欲侵漁公曰此朝家正脈軍國仰資力爭不可
乃寢自奉寒素足不入城府歷官南北行李蕭然
卒謚恭肅著尋是錄經畧兩鎮詩
聶豹曰烈烈太宰維國之禎履方蹈古中外薦更
正色危言訏謨陳力于藩于宣功施社稷器宏才
美用罔不宜一德自樹匪世可移屢值邪回猖狂
揚簸亦既我仇莫我能毗惟公純正惟　帝聖明
保全容受惠此蒼生簡注方崇翩然觧組嘉遁丘
園謝跡城府
王崇慶曰張公天性忠孝矢心正直執國是而抗
權奸飭兵防而平寇逆懷憂國愛民之猷養閑門
跨古之節德業無愧于古而聲望足範于今矣
余按公溫恭重器正直偉人執國是而綱維攸賴

飭兵防而勞績著聞危言切論令名遺烈眞廉靖
寡欲君子也幼聞鄉長老言公歸田來布袍幅巾
襍笠叟樵翁把耒鑿渠日較晴晝雨見者不知爲
貴人然鼎望隆隆每宦游及過從縉紳望里門伏
光範公留飲止二簋極儉朴足尚曰非直養胃且
爲天地惜福嗟嗟今之士大夫奢僭味窮水陸凡
羅丈尺昌思一飽之外皆剩物也兎首瓠葉宜取
法于公

卷十終

孫夏鼎謄寫